

# 自詩語言中辨識情感的「不可測」

## 層次

### 季節的末了(一) 黃荷生

我忽然感覺到——  
 這路的細細，這路的長長，這路的遙遠  
 路上鋪築著輕輕薄薄的嚮往  
 感覺到方正握緊的力，自己的聲音  
 自己的位置；和那  
 緩緩地飄墜下來的寂寞

在季節的末了，憂愁的斜度像那山坡  
 憂愁的純度似那覺醒的湖  
 似那常常相遇的散步；像那  
 四月的風，大都無一定目的的

### 簡單的意義 希臘，Ritsos 李愁斯 (1909~1990)

我藏匿在簡單東西的背後，所以你可以找到我；  
 如果找不到，你可以找到那些東西，  
 你將觸及我手掌曾經觸及的，  
 我們的手印於是浮現。

廚房裡閃亮著八月的月亮  
 像鍍錫的平鍋（因為我的提及而變得這樣了），  
 照亮了這空蕩蕩的屋子以及這屋子跪落的寂靜——  
 總是這寂靜持續跪落。

每一個字都是一扇門  
 通向一次會晤，一次經常取銷的會晤，  
 而且這個字將成真：當會晤中繼續堅持時。

## 羅智成

我曾穿過那座石橋  
 並重複地記起和忘記  
 過橋之後的事物  
 在彼  
 似乎有異狀盤桓  
 雖然街廓儼然  
 但是氣候、氣氛都不尋常  
 似乎有第五個季節存在

### XLI

查理大橋  
 循著雕像的手勢，是小區通往舊城的方向。這些雕像是查理大橋的辨識標誌，國寶級的真品放在博物館裡。



但是在此  
 在這未被意義限定  
 一如未被醒來的人所回味的夢境一樣  
 未被整理、未經解讀的世界  
 獨處是生命本質的揭露

### XXVI

布拉格城堡的圍牆  
 另一邊，就是小區。小區自布拉格城堡下的斜坡拓展，隔著維爾塔瓦河與舊城遙遙相望。



但是  
 沒有內心這些異質部分  
 這些靈魂的義肢與假眼珠  
 一個獨特的我  
 是無從建立的

### LXV

國家戲劇院。  
 從小區穿過列吉橋到達新城，正對著的正是新城裡的文化復興象徵，又稱金冠劇院。



木瓜 也斯(1949~2013)

你把說話寫在紙上送給我  
我沒有甚麼可送，寫下：

「木瓜！」切開來，那麼多  
點點黑色的不確定的東西

你說過喜歡吃，但我不知道  
話說出以後有沒有改變了主意

我每次買了木瓜放在冰箱裏  
總碰上你不在，是言語的問題

還是木瓜的問題？我只能從  
眼見的青黃色的瓜皮上去挑選

我只能在那個青黃色的層次上  
回答，並不知道你裏面還有甚麼

裏面是甚麼？認定是甜甜的瓜肉  
依普通常識都知道了，剖開來

卻總出現了纍纍的種籽，你不  
喜歡，你說最好甚麼也沒有

不要牽連了甚麼，黏着了揮不去  
有時又捉摸不住不知滑往何方

不要有那麼多糾纏，不要說  
那麼多話，我們吃無言的木瓜

好，好！但總有甚麼在嘴裏  
咀嚼，吐出一個詞：木瓜

你抗議了，說我說了太多話  
表皮斑駁，瓢裏充滿象徵

不，真的，我只是想與你  
好好的吃個木瓜，但你我過去

吃過的木瓜在眼前這個木瓜裏  
剖開來又看見了許多新的種籽

我承認 顧城(1956~1993)

我承認  
看見你在洗杯子  
用最長的手指在洗  
水奇怪地摸著玻璃

你從那邊走向這邊  
你有衣服嗎？  
我看不見杯子  
我只看見圓形的水在搖動

是有世界  
有一面能出入的鏡子

你從這邊走向那邊

你避開了我的一生

秋天的哀愁 夏宇

完全不愛了的那人坐在對面看我  
像空的寶特瓶不易回收消滅困難

與動物密談（一） 夏宇

關於希臘。  
希臘很無聊，到處都是觀光客，  
但是我的紫色皮鞋配上綠色襪子  
受到重視，  
當每天早上起床覺得  
舊有的軀殼再不足以裝載  
新的靈魂的需要。  
關於溫度計。  
他們真的把自己整個裝在  
溫度計裡，頭伸出來，一致  
往左邊垂下，門  
虛掩著，我窺見他們  
凌空懸掛 面容  
平靜。透明玻璃管上劃著  
粗大的刻度，每個人擁有不同的  
計數，我們稱之為「罪惡的刻度」

耳鳴 夏宇

我們稱之為夏天的  
這些椅子其實  
是不同的島我們  
停下來找東西  
解開懸掛  
交換倒數  
骰子就變成線索  
瓶子就變成船螺  
鞋子就開始是一個郵輪  
我就駛過你的港  
你坐在箱子上寫字  
耳朵的手風琴地窖裏有神祕共鳴  
頭髮已經慢慢留長了  
鐘用海擦得很乾淨  
我們都會打勾  
在這樣的下午  
這是譬如的第6次方  
你喊我的名字  
遺失三顆鈕釦

乃悟到達之神秘性 夏宇

推窗望見深夜的小城  
只有雨讓城市傾斜  
只有風是橢圓的城樓  
只有我  
在身體的第6次方

波特萊爾(Baudelaire, 1821—1867)

XCIII. — A UNE PASSANTE<sup>1</sup>

La rue assourdissante autour de moi hurlait<sup>2</sup>.  
Longue, mince, en grand deuil, douleur majestueuse<sup>3</sup>,  
Une femme passa, d'une main fastueuse  
Soulevant, balançant le feston et l'ourlet<sup>4</sup>;

Agile et noble, avec sa jambe de statue.  
Moi, je buvais, crispé<sup>5</sup> comme un extravagant,  
Dans son œil, ciel livide où germe l'ouragan,  
La douceur qui fascine et le plaisir qui tue<sup>5</sup>.

Un éclair... puis la nuit! — Fugitive beauté  
Dont le regard m'a fait soudainement renaître<sup>6</sup>,  
Ne te verrai-je plus que dans l'éternité?

Ailleurs, bien loin d'ici! trop tard! *jamais* peut-être  
Car j'ignore où tu fuis, tu ne sais où je vais,  
O toi que j'eusse aimée, ô toi qui le savais!

93 致一位過路女人<sup>①</sup>

(A une passante)

震

耳的街道在我周圍怒吼。

苗條修長，穿着喪服，哀思莊嚴，  
走過一位女人，用一隻擺闊的手

撩起並搖幌飾有花邊的裙裾；

靈巧而高貴，露出雕像般的小腿。

我，觸了電般癡癡起來，

從她那醞釀風雲的蒼白眼眸中，

我狂飲嫵媚的痛楚和致命的快樂。

閃……隨即入黑夜了！——瞬間美女的

秋波，驟然使我再生，

來世我無法再見到妳嗎？

他處，離此甚遠！太遲了！可能沒機會了！

因為我不知妳遁失何處，妳不知我前往何方，  
喔！我愛上了妳，妳當知此事！

## La poète taiwanaise Yung Man-han à la Fondation Louis Vuitton



Yung Man-han(翁文嫻) samedi dernier à la Fondation Louis Vuitton, à Paris.

Mardi 25 novembre 2014

**RÊVER DE LA LUNE  
LA PLUS LUMINEUSE**

**DEPUIS 130 ANS**

夢見 130 年來最亮的月夜



Dans le rêve, une voiture sans forme  
seulement vitesse

夢中的車子沒有形體  
只有速度



Vitesse  
comme un nuage m'accompagnant  
dans ses bras halètement  
émerge soudain et  
reflue  
Me rend la vitesse fluide  
comme si mon sillage pouvait se  
dispenser entre les doigts  
ne laissant qu'une trace du cœur

速度  
如雲隨伴著  
擁著的那種將要冒出又收起  
的  
某些  
忽來的窒息  
我在速度裡變得流動  
形跡如可以散在五指之間  
只有心的一點點



Ou bien  
à ce moment il n'y avait rien que d'évasif  
à ce moment, visage rond  
le visage roulait devenant flou

或者  
更相渾然的沒有  
沒有的時候臉圓圓  
頭型被滾落模糊了



Or cette nuit-là  
il n'était pas flou le clair de lune  
Elle marchait trop blanche  
frappait trop cruelle  
Comment cet espace devenu glacial  
pouvait-il exhaler encore un souffle  
le souffle était-il égal à la vitesse ?  
égal à des âges éclos sans raison ?

然而這一夜  
不模糊的是月光  
她走得太白  
踢得太徹底  
怎麼這空間被冰起來了  
呼得出氣  
氣是否等於速度？  
等於莫名引生的年華？



Ou s'agissait-il de moi-même  
dans le mouvement évasif,  
soudain arrêté, perceait  
un soupçon de conscience  
Le monde comme une roue  
glaciale  
m'entraîne dans une marche  
forcée  
me faire manger morceau par  
morceau du givre et  
grimper, grimper encore  
grimper suivre les traces dépasser  
les limites

亦即是我  
在渾忘轉動中偶然停著自省的一  
點心意  
冰輪般的世界  
要引我爬行  
要自一塊塊地上的霜片吃去再爬  
行  
一直爬上線與線外的痕跡



râper de mon corps chaud et  
poussière  
ou bien seulement blancheur  
et fragilité de l'os  
peuvent s'endormir dans une  
nuit si blanche  
dans une nuit à grande vitesse  
où le cœur et les poumons en  
secrète souffrance  
dans un immense oubli

要將身體裡所有熱的塵的刮淨  
或只有骨的脆白  
可堪在這樣的白夜中睡  
在高速度的白夜裡  
有隱隱絞痛的心肺  
有廣大的遺忘